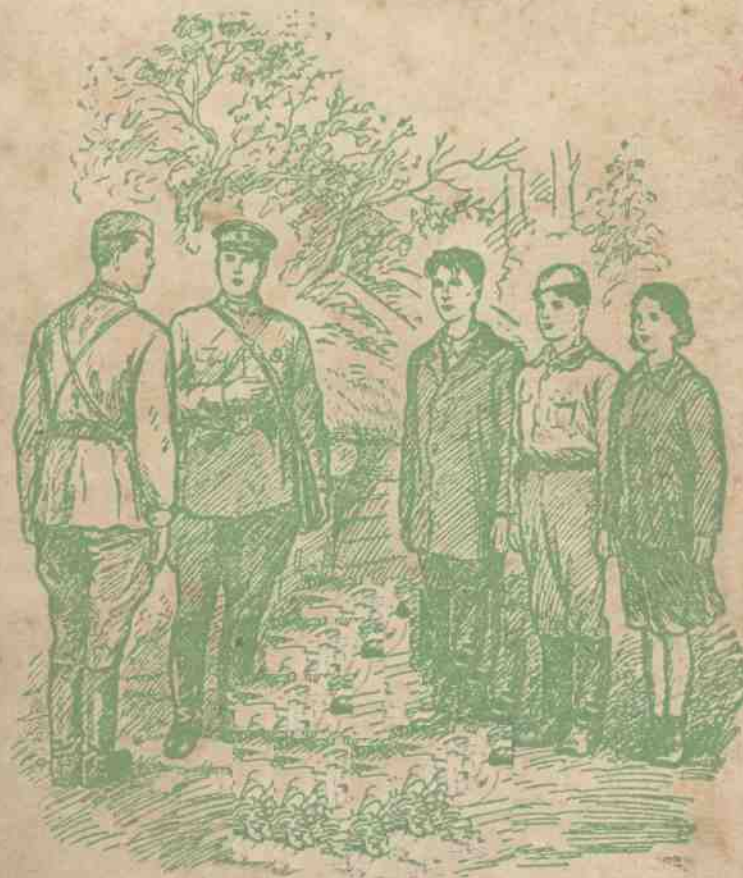


三 伙 伴



開明少年文學叢刊

三 伙 伴

巴卡諾夫 著
梁 毓 純 譯

開 明 書 店



三 伙 伴

(ТРИ ТОВАРИЩА)

每册售價人民幣 6,000 元

八 (純 4753)

著 者	蘇聯 巴 卡 諾 夫 (Н. БАКАНОВ)
譯 者	梁 毓 純
原著版本	Л Е Т И Э, 1 9 4 2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)
印 刷 者	華 義 印 刷 廠 (北京東單鬧市口30號)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組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(北京絨線胡同63號)
各地分店	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1951 年 8 月初版(1—7,000)

75 P 32 K

有著作權圖不准翻印

目次

一	林中的倉庫·····	一
二	有趣的步槍·····	一九
三	圓鋏·····	三三
四	奇妙的「密位」·····	四〇
五	夜間的聲音·····	四三
六	燃燒的石頭·····	四八
七	湖上·····	五五
八	搜索·····	一〇九
九	歸來·····	一二三
一〇	又在土屋中·····	一三三

一 林中的倉庫

在小土屋裏指揮員的面前，站着一個十七、八歲蓬頭垢面的小伙子，頭上戴着一頂船形小帽，腳上穿着一雙褪色的破紅皮靴，褐色的眼睛露出愉快的神情，注視着坐在桌後矮凳上的指揮員。

「聽說，你是找最高長官來的？」指揮員微笑着問道。

「是啊，我跑了半天啦，路上還遇見過槍彈的危險。而且大家總是尋根究底的盤問我。他們說，『你爲什麼要找最高長官？』可是我的事情是不能夠隨便對人說的。」

「那麼，現在你就說吧。你有什麼事情？」

「您大概就是最高長官吧？」

「你多麼不信任人呀！我何必騙你呢！我是團長，沃洛比堯夫少校。旁邊的這位是團政委，朱關夫。」

「我姓列古切夫，名叫猶拉，生長在戰士們剛從德寇手裏奪回的特立謝拉村。在

我們那兒的樹林裏，少校同志，有一個武器庫。我就是要快一點把它移交給您。」

「那麼現在這些武器歸誰管呢？」

「我有兩位同伴，闊斯洽·卡爾塔少夫和妮娜·羅濟歐諾瓦。我們以前一塊兒在第八班讀書，後來德國人來了，我們三個人就在一起工作。」

「你們做了些什麼工作呢？」

「這個我以後再說，您先下令去搬武器吧。闊斯洽和妮娜還在樹林裏看守着呢。少校同志，他們都希望早一點看到紅軍，可是我已經耽擱了半天啦。」

「你們的武器很多嗎？」

「我馬上就算給您聽。不過我要坐下纔行，我得把靴子脫下來。」

團政委向牆邊挪了一下，讓他並肩坐下。猶拉脫下靴子，撕去夾裏，取出一張摺得很整齊的紙，攤開，高聲讀道：

「俄造步槍——六枝；德造——十二枝；德造自動步槍——二枝；各種手榴彈——六十四顆；槍彈——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二發；俄造手槍——一枝（這枝手槍現在歸闊斯洽佩帶）；鋼盔（俄造的和德造的）——二十四頂。衛生袋——兩個。這就是所有的

武器了。另外還有好些別的東西，可是那張清單在闊斯治那裏。」

「啊，這簡直是一個完整的倉庫！」少校說道，「朋友，這樣吧：我派兩名戰士跟你去，到原地按照清單，將所有的武器都點交給他們；並且把你那兩位伙伴帶到這兒來。我們一同喝喝茶，再談一談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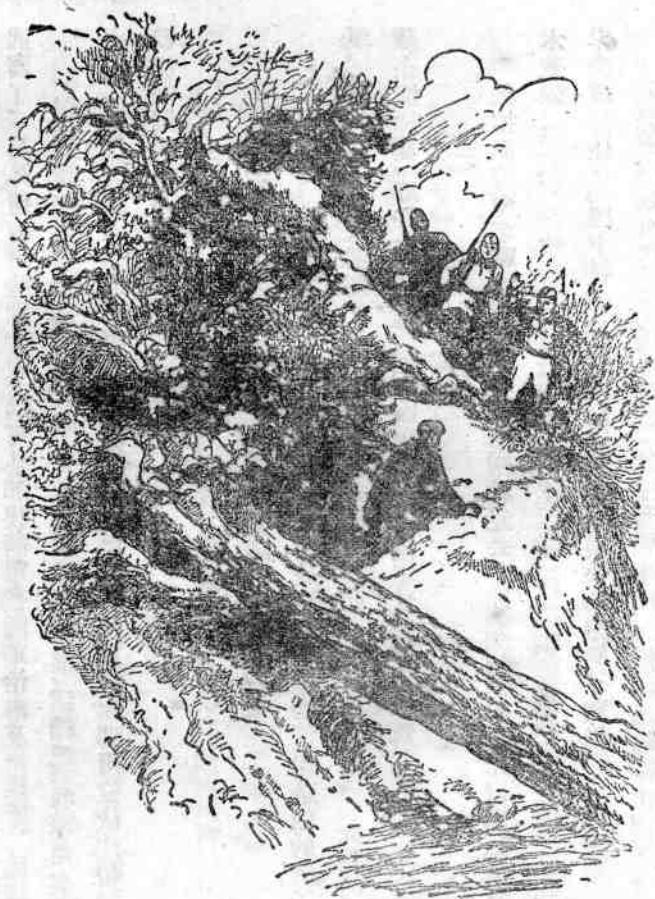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，少校同志！不過務必要快一點。闊斯治會埋怨我的。」

「他在你們那兒是幹什麼的？是領導人嗎？」少校問道。

「不是的。論年齡我們是同年。並且這事是由我管理的。但是他的個子大，有力氣。有一次德國人看到了他，就想抓他去做工。他好容易纔溜掉。此後他就一直躲藏在樹林裏，看守倉庫。我和妮娜就在外面搜羅武器。」

猶拉領着兩名戰士，很高興地向樹林走去。春天和暖的陽光，早將積雪融化。樹木蔥翠，鳥雀們愉快紛雜的叫聲，充滿了樹林。猶拉很神氣地走在前面，走到小河的岸旁就停住了，脫下靴子，將褲子捲到膝蓋，很快的跑到了對岸。

「這裏淺，如果靴子不透水的話，就穿着過來吧，」他建議給戰士們。



伙伴的倉庫所在地

他們順着河岸走了兩小時，猶拉停在一株老而粗壯的橡樹旁，留神聽了一下。隨即跳到河岸上，向四面張望了一下。

「往這兒來吧，已經到啦！」猶拉呼喚紅軍戰士們。

他跟戰士們沿着陡峭的河岸，又前進了二百公尺左右，然後很小心地撥開雜草和灌叢，向河邊走下。

「瞧，那就是我們的倉庫，」猶拉說道。隨即大聲喊起來：「闊斯洽——」

戰士們走到跟前，看見被暴風雨吹倒的一棵粗壯的松樹，樹根盤踞在峭壁上，外面堆積了些樹枝，峭壁上掘了個洞。就在這個洞裏，他們貯藏着武器。這時從老松根底下爬出個瘦而長的小伙子，隨後是個姑娘，有猶拉那麼高的個子。

「喂！闊斯洽，我到過團長那兒啦，」猶拉很高興的說道，「問了半天，好容易纔找到的。團長吩咐照着清單把所有的武器都點交給這兩位戰士，我們再到他那裏去一趟。」

這天晚上，猶拉同伙伴們一起回到白天去過的那個土屋中。指揮員讓他們坐下，然後拿茶來招待。

闊斯治的舉止像成年人，不大開口，老是急着要回到分別兩個多月的村子裏去。妮娜雖然有點客氣，但終於也參加了大家的談話，而猶拉卻很隨便，好像是在自己家裏一樣。

「指揮員同志！我們已經完全執行了您的命令，」他向少校說道，「那麼，清單交到哪兒呢？」

「就交到這兒吧，我把它存卷，」少校說着就把紙條收起來。「喂，講一講吧，青年們，你們在那兒怎樣生活，做些什麼。」

「我不是差不多都告訴您了嗎？闊斯治在我們那兒看守倉庫，我同妮娜白天出去搜索偵察，想法從德國兵那兒擷取武器。夜間就把弄到的武器搬運到我們的小屋裏來——我們把那個洞叫作小屋。」

妮娜喝乾了茶，把茶碗遞給政委，慢慢地說道：

「假使我們的土撥鼠個兒長得再小些，我們就能够搜集到更多的武器了。」

「你們誰叫土撥鼠呀？」

「闊斯治·卡爾塔少夫。我們讀過一本小書，記得那裏面講，野地裏的土撥鼠有

時整天蹲在洞裏吱吱的叫。我們的闊斯治也老是在小屋裏坐着吹口哨的，因此猶拉叫他做『土撥鼠』。開始的時候闊斯治曾經生過氣，可是以後也就習慣啦。」

「這個綽號，可以說，也沒有什麼可見怪的，」政委一面遞茶碗給妮娜，一面說道，「土撥鼠雖然是有害的小野獸，但是它們愛好勞動。比方說，你們知道它們怎樣打麥子嗎？當小麥熟的時候，土撥鼠們把麥穗啃掉，運到冬季住的洞裏，接着便要打麥了，好像在打麥場上一樣。」

「可是它們用什麼打麥呢？」猶拉驚訝地問道。

「用自己的身體。它們在麥穗上跑、蹦、跳、翻筋斗，直到麥粒由麥穗上掉下來為止。然後讓風吹去麥殼，麥粒便留在下面了。土撥鼠用爪子把麥粒耙進自己的洞裏去，作為過冬的食糧。」

「太棒啦！」妮娜笑着說道，「我們的闊斯治也不是無事閒坐着。我們出去的時候，他就擦拭武器。擦過以後再拖到洞裏去。如果槍不塗油、不常擦，它會生鏽的。這件事我們很快就懂得了。」

「小蜜蜂，你什麼也不懂，」猶拉插嘴說，「武器都生了鏽，可是土撥鼠無事閒坐



伙 伴 們 會 見 少 校

着。於是我拿了油和碎布讓他有點事作。」

「這回我倒懂得了，連妮娜也有綽號，」少校笑着說。

「我們每人都有綽號，」土撥鼠說道，「我和妮娜把猶拉叫做『小鯽魚』。他游泳得很好，能够在水裏潛伏半小時。他能拿一根長長的蘆葦，把中間穿空，然後抓着葦根潛入水中，就用這個蘆管在水裏換氣。」

「可是為什麼把妮娜叫做『小蜜蜂呢？』」

「她不喜歡閒坐着，」猶拉一面解釋一面把茶碗向外推動一下，「我們出

去搜索的時候，她總是喜歡東跳西跳的。回去的路上，她還像蜜蜂一樣，採集些糧食、馬鈴薯和碎麥粒，運回小屋去餵土撥鼠。」

「怎麼樣，青年們，在我們這兒過夜嗎？」少校問道。

不，指揮員同志，我們得走，」猶拉代表全體說道，「我們許久沒有回家啦。在最後這次戰鬥期間，我們始終蹲伏在洞裏。不過我們應該約定一下，明天什麼時候再會面。我還有一件事情。」

「什麼事呢？」

「我們那兒的樹林裏還有武器：三門迫擊砲、一門加農砲和兩挺機槍。我們沒能把它們運到洞裏，因此藏在樹林裏用乾樹枝掩蓋着。」

「嘿，真是些好漢！」少校微笑着說道，「明天早晨來吧。大概兩名戰士不夠，必須派一班人，纔能把所有的武器都搬運回來。」

伙伴們很高興地走出掩蔽部，不多時就在黑暗中隱沒了。

團長和政委沈默地坐着。屋角的小竈裏，劈柴噼噼啪啪地燃燒着。少校站起來，往火裏投入兩塊木柴，說道：

「了不起的小傢伙們……」

「是啊，真够光榮。明天應該不拘用點什麼獎勵他們一下，表示些謝意。」

「我有一隻懷表。可以贈給他們。小蜜蜂最好送她手表，可是我沒有。」

「把我的手表送給她，」政委說道，「我來帶懷表。」

這時伙伴們正偷偷地走向自己的村莊，前面傳來一聲聲的步槍聲，和機槍連串的噠噠聲。伙伴們順着高地前進，高地的斜坡上就是他們的村莊。可是他們借着月光一看，家鄉所在的地方已經是一片黑色的瓦礫堆。大概是德國人向西退卻的時候，焚毀了全村。

「我們現在怎麼辦呢？」靜默很久以後，小鯽魚驚慌地問道。

「我們去看一看，也許村子裏還有人，」土撥鼠應聲道。

伙伴們沿着村子的街道走過，一個人也沒有遇到，雖然這裏三天以前還是很大的住人的村落。這時他們走到了小蜜蜂的家，一片灰燼還在冒着煙。小蜜蜂停了腳，嗚咽咽地哭起來了。

「你怎麼啦，小蜜蜂，洩勁了嗎？這樣是無用的，想別的事情吧，」猶拉說道。

「想什麼呢？沒有地方可去。洞裏今天已經有值勤的哨兵們在那兒，離團長的土屋又是那麼遠，」土撥鼠揮動着兩手講道。

「不能離開這兒，」猶拉攔住話頭道，「就在這裏過夜。明天早晨仔細查看以後再作決定。」

村子的另一頭有一個炸毀壞了的亭子。頂是草的，下面有木頭柱子支着，現在砲彈由底下轟去了一部分柱子，於是草頂的一邊倒下來，垂在地上。猶拉和土撥鼠由倒下的亭頂上抽取些乾草，在地板上做了個窩，三個人一同躺在裏面。他們互相緊緊的靠攏着，很快就溫暖起來了。

闊斯治把船形帽拉緊到耳朵上，蜷曲着睡着啦。妮娜總是在啜泣，猶拉卻睜着眼睛躺着在想心事——他想，假如明天找不着他們的親人，怎麼辦呢。

「小蜜蜂，不用哭了，」他轉向妮娜說，「堅強些！」或者還能找着他們……可是我們現在只有一條路——到團裏去。在那裏我們是不會沒着落的……就是不知道，指揮員收留不收留我們。他也許說：等你們再長大些兒纔要你們。」

「如果我們好好的請求請求，他會收留的。只是捨不得離開這裏。也許，媽媽和



土撥鼠和小鯽魚在哀弔小蜜蜂的母親

弟弟還會回來，」小蜜蜂說着說着又哭起來了。

「唉，算啦，別哭啦！」猶拉生着氣說，「軍隊裏不會留你這樣愛哭的人。安靜點吧！」

過了一會兒，三個小伙伴都睡着了。

猶拉醒來時，太陽已經高照在樹林上。他輕輕地喚醒了土撥鼠，脫下自己的破上衣，給小蜜蜂蓋上。

「讓她再睡一會兒，我們先去巡視一遭，也許真的會找到誰，」他悄悄地告訴土撥鼠道。

兩個小伙伴向灰燼場的方向走

去。忽然，猶拉驚懼的在小蜜蜂家的原址停了下來，在他眼前呈現着一幅可怕的景象：冒着煙的木頭和焦炭堆底下，露出一隻燒焦的人腳。他不再看，戚然的摘下帽子，垂下眼睛低聲說道：「德國人把小蜜蜂的母親燒死啦。咳，這些混帳東西們……我們來把她掩蓋起來吧。別讓小蜜蜂看見，而且要注意什麼也別對她說。」

他們倆用灰燼把燒焦的屍體掩埋了。被所看到的景象激動得非常傷感，他們又繼續向村莊的另一頭走去。一路上他們隨處都碰到同樣可怕的景象。

在歸途上他們看見小蜜蜂，正默默坐在焚毀了的家屋旁邊的石頭上，大而碧藍的眼睛裏滿含着眼淚。

「喂，小蜜蜂，村子裏一個人都沒有，我們走吧，」猶拉說道，「我們交出武器後，再決定將來作什麼。」

伙伴們沈默地沿着昨夜來的道路進發。

這回指揮員沒在土屋裏。在入口處迎接他們的是一個紅軍戰士。他正跟另外一個同志在馬車上坐着。

「我已經等了你們兩個鐘頭，」戰士殷勤而和藹地微笑着說道，「你們當中誰是小